

広島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Hiroshima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itle	元白詩中「盧子蒙」考
Author(s)	文, 艶蓉
Citation	中國中世文學研究 , 68 : 1 - 9
Issue Date	2016-09-25
DOI	
Self DOI	
URL	https://ir.lib.hiroshima-u.ac.jp/00042529
Right	
Relation	



元白詩中「盧子蒙」考

文 艷蓉

白居易詩「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傳好事者」提到兩位盧貞、一為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貞、一為河南尹盧貞。又有詩「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

提及盧子蒙、『元稹集』中也有「劉氏館集隱客歸和子元及之子蒙晦之」、「初寒夜寄盧子蒙」等多首與盧子蒙的寄贈酬和詩。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九云「盧貞。字子蒙。會昌五年、為河南尹。」^[1]『全唐詩』卷四六三云「盧貞、

字子蒙。官河南尹。開成中、為大理卿。終福建觀察使。」

^[2]皆認為盧子蒙是河南尹盧貞。朱金城詳細辨析元稹詩中之盧子蒙為前侍御史內供奉盧貞、與河南尹盧貞並非一人^[3]。之後、陳冠明「唐詩人盧貞考辨」在朱說基礎上搜羅

眾多資料、詳細考證了兩位詩人盧貞的生平與仕歷^[4]。朱、陳二人觀點基本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同、一些箋注書皆吸收此成果。然『容齋隨筆』云「但唐兩盧貞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5]所疑甚是。隨着近幾年新出土文獻的不斷發現、這一混亂不清的問題終於可以得到澄清了。

一 盧子蒙為盧載考

最近新出土「盧載墓誌」為其自撰墓誌、云「載字子蒙、其門閥既承先大夫之後、不備書也。載性靈疎愚、言語方質、纔知聳善、未及有方。」^[6]「盧載妻鄭氏墓誌銘」亦為盧載所撰、中云「元和四年五月廿六日、寓終於長夏門外司農之官墅、享年三十始滿。兩子四女、男甫十歲女尤未笄、循而視之、下及抱乳。行道猶惻、口余之心。其年八月十一日、窆於河南縣萬安山之南原、耐先塋、禮

也。」^[7]盧載妻卒於元和四年五月廿六日、葬於元和四年八

月十一日。而元稹妻卒於同年七月九日、葬於同年十月十三日、這正與元稹詩「初寒夜寄盧子蒙」詩自注「子蒙近亦喪妻」相合。元稹另一詩「城外回謝子蒙見論」云「十里撫柩別、一身騎馬回。寒煙半堂影、燼火滿庭灰。稚女

憑人問、病夫空自哀。潘安寄新詠、仍是夜深來。」潘安寄新詠」用潘安悼亡妻典故、表示盧子蒙喪妻後、以所作悼亡新詩寄與元稹。盧載妻卒時、有二男四女、男甫十歲女尚未笄、最小者年方抱乳。正與元稹詩「論子蒙」之「撫稚君休感、無兒我不傷」句頗合^[8]。「鄭氏墓誌銘」又云「故門下侍郎平章事、文憲公諱珣瑜、夫人之從祖父也。舊相、

今東都留守檢校兵部尚書餘慶、夫人之叔父也。……幼而孤、育於相府夫人之室、以淑質而被善訓、由女儀而得婦道。」盧載夫人為相國鄭餘慶侄女、自小養於家中。鄭氏卒時、鄭餘慶為東都留守、並因盧載家貧而為鄭氏營葬。其時元稹官御史分務東臺、二人有交往之可能。「鄭氏墓誌銘」又云「亦既歸我、遂安窮居。食艱糟糠、衣至補綴。而雅度深遠、果相曉察。且有芳訊、惠然廣餘。因而益隨、不慢其賤。非屯難離別、未嘗咨怨焉。……十有五年、不更便止。」盧載與妻生活十五年、情投意合、感情極深、墓誌

寫得深婉哀切、沉痛悲傷、與元稹悼亡詩風格頗為相似。從元稹贈盧詩來看、當時盧載當亦作諸多悼亡詩、惜皆不存、其深情只可從此墓誌略窺一二。盧載與元稹皆云其妻貧而無怨、深有懿德、故二人頗有同病相憐之感。

此外、穆員「陝虢觀察使盧公(岳)墓誌銘」云「三子載、戮、載。」^[9]元稹與盧載弟載有交遊、元稹有詩「誚盧載與子數約遊三寺載獨沉醉而不行」、「寄盧載」等、又有詩「盧評事子蒙」云「唯公兩弟閑相訪、往往潛然一望公。」^[10]盧子蒙亦有兩弟、故盧子蒙為盧載已可置信十分矣。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在引此詩時、謂「(盧子蒙)「兩弟」當指盧載與其一兄、甚有卓見^[11]。

盧子蒙為盧載已可確定。那「盧貞」是否為「盧載」之誤呢。答案也是肯定的。白居易「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作於會昌元年、時盧子蒙為侍御、而白居易詩「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於弊居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成七言六韻以紀之傳好事者」作於會昌五年、詩後有文稱「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貞、年八十二。」^[12]朱金城認為盧子蒙與盧貞為一人、甚是。那麼、盧貞當為盧載之誤。另據「盧載墓誌」、盧載卒於大中二年、

年七十五歲 則其生於大歷九年(七四四)、會昌五年(八四五)為七十二歲 前詩所引「年八十二」、馬元調本、《唐音統笈》、《全唐詩》皆作「年七十二」、正與盧載年齡相合、可知他本作「八十二」誤。白詩謂「七人五百七十歲」、諸本多不同、且數目不合、如汪本實數合「五百八十三」、而作「五百八十四」。他本皆作「五百七十歲」、實數合為「五百七十一歲」。今據盧載墓誌可考定版本真偽。七人中張渾墓誌亦出土、其云「公諱渾、字萬流、其先洛陽人。……罷永居於洛師、與少傅白公為高少琴酒之侶、遂意於宦途。以會昌六年八月廿三日疾、薨於河南府洛陽縣仁風裏、年七十六。」^[13]則其會昌五年參與五老會時年七十五、諸本誤將「七十五」書成「七十四」、而汪本、《全唐詩》卷四六三收張渾「七老會詩」、題下原注「渾年七十七」、亦誤。又據汪本、胡杲作「八十九」、吉皎作「八十八」、劉真作「八十七」、鄭據作「八十五」、今考此年盧載七十二、張渾七十五、居易七十四、正合五百七十歲之數。可見汪本較諸本優、它保持了原集的風貌。

盧載為盧貞已無疑義、其因何而致詩名為盧貞所掩、現已無法考證。幸有其自撰墓誌出土、以辨正訛誤、澄清史實、還盧載之清名。

盧載撰「天水趙氏墓誌銘並序」時結銜為「前鄉貢進士」^[16]、墓主葬於元和九年五月、則盧載於元和九年前進士及第。元稹詩「貽蜀五首」序云「元和九年、蜀從事韋臧文告別、蜀多朋舊、積性懶為寒溫書、因賦代懷五章、而贈行亦在其數。」五首之三為「盧評事子蒙」^[17]、可知元和九年、盧載以大理評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從事。

「盧載墓誌」云「為魏博田侍中與鎮州兵馬留後王侍御承元書、及為田公初到鎮州祭王侍中承宗文、任商州刺史日告城隍神碑文等」二十篇、庶幾及倫。其在魏鎮幕庭、沐中令與蕭中立同知之誠、難具言也。」可知盧載曾從事魏博鎮、墓誌中「魏博田侍中」為節度使田弘正、據郁賢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編》、田弘正任魏博節度使在元和七年六三至十五年(八六)、則盧載任職魏博約在元和九年後至十五年之間。又據白居易「楊景復可檢校膳部員外郎鄆州觀察判官李綬可監察御史天平軍判官盧載可協律郎……六人同制」(卷四九)、朱金城將此文系年於長慶元年或二年、時間頗相合、可知盧載長慶初任天平軍判官。「盧載墓誌」又載「任商州刺史日告城隍神碑文」、据司空圖《書屏記》載「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司空輿)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18]可見、長慶間或會昇任商州刺史。

二 盧子蒙生平考

盧子蒙盧載自撰墓誌是一篇比較特別的墓誌、內容與其他托請人所作之墓誌不同、而帶有作者強烈個性特徵與文學色彩、較少涉及墓主生平仕歷。因而對盧載的生平仕歷勾勒尚須結合傳世文獻與其他出土墓誌詳加考辨。

盧載生於大歷九年、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穆員「陝虢觀察使盧公(岳)墓誌銘」、其高祖為唐綿州長史安壽、曾祖父汝州司馬正紀、祖絳州聞喜令抗(《文苑英華》作「杭」誤)、父陝虢觀察使岳、弟幾、載。盧岳貞元四年卒於洛陽、時盧載年方十六、尚未成年、盧岳兄永州司馬盧嶠令兄子嘉猷「泣血襄事、見托於銘。」^[19]四年後、盧嶠亦卒、趙估撰「盧嶠墓誌」載「嗣子嘉瑗、不幸早世。嘉瑗之子曰立、哀纏於自性、禮得於生知、號先父而斬焉無怙、追皇祖而逮事不及。猶子載、廣孝根天、執喪逾禮、泣次遺懿、願樹芳猷、以估嘗業於儒、曾學舊史、表能旌美、見徵斯文。」^[20]則盧嶠卒時、其孫尚幼、侄盧載協助盧嶠葬禮、請托趙估撰銘。

貞元十一年(七九五)、盧載婚鄭氏。元和四年、鄭氏卒。盧載撰寫墓誌時結銜為「前黔中觀察推官試太常寺協律郎」。

「盧載墓誌」云其「為舊相今賓客李公所知、引拔成就、自使府至諫議大夫。」「舊相」指李宗閔、開成四年冬由杭州刺史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故稱。「盧嘉猷墓誌銘」為盧載撰、墓主葬於大和六年、盧載結銜為「朝議郎、守諫議大夫、上柱國、賜緋魚袋」^[19]、則盧載大和六年為諫議大夫。《舊唐書》「文宗紀」云「(開成元年五月)丁未、以給事中郭承嘏為華州防禦使。給事中盧載以承嘏公正守道、屢有封駁、不宜置之外郡、乃封還詔書。……(三年二月)辛亥、左丞盧載為同州防禦使。」^[20]新舊《唐書》中「郭承嘏傳」略同。《唐僕尚丞郎表》卷二載「二月二十三辛亥由右(當為「左」)之誤)丞出為同刺。」^[21]此段記載與「盧載墓誌」頗同、可互相印證「事文宗盡忠、嘗恨邊備不修、戎狄堪慮、風俗奢侈、黎庶饑寒、每因事必上表、極言皆發於至憂、親厚者感之。」

「盧載墓誌」云「累遷同州刺史、擢拜兵部侍郎。雖祇命來赴闕庭、而腳疾不任朝對、遂自攬分、聿來成周。」「盧載墓誌」之後又附有其子嗣自述墓誌撰寫時間和撰寫緣由之語「公開成五年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常饜小減、遂自製此銘。後遷禮部尚書致仕、又轉兵部尚書致仕。」知盧載開成四年左右、擢拜兵部侍郎、因犯腳疾不任朝對。

開成五年，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據前所證，盧載會昌元年左右為侍御史內供奉，後預白居易「七老會」、「九老會」時當已經以禮部尚書、兵部尚書致仕。陳冠明「唐詩人盧貞考」考出河南尹盧貞終太子賓客、尚書，恰有張冠李戴之嫌。

現存史料中除元、白詩中將盧載誤為盧貞之外，其他文獻尚有相似訛誤。趙璘『因話錄』卷六載「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22]張讀『宣室志』卷三載「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為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23]此二條材料中的盧貞皆為盧載之誤。

此外，唐代還有一盧載，『全唐文』卷四三五「盧載」小傳云「載，肅宗朝官中書舍人。」^[24]並載其作「元德秀誄」、元德秀卒於天寶十三年^[25]，為其作誄之盧載非中唐盧載。『全唐文補遺』第一輯「唐故朝散大夫絳州曲沃縣令鄭府君故夫人天水趙氏墓誌銘並序」撰者盧載下小傳云「『全唐文』卷四三五有傳。撰此志時署前鄉貢進士。」^[26]誤將兩盧載相混。陳尚君「唐代石刻文獻的重要收穫」云「遺憾的

是，（盧載）雖然官至兵部侍郎，但僅存「元德秀誄」一文和寫於南岳的兩句詩」，亦將兩位盧載混為一談，應予以更正。^[26]

三 盧子蒙與元白等詩人交遊考

雖然早在長慶年中，白居易曾寫過與盧載任協律郎有關的制誥，但未見二人私人往來之記載。白居易與盧子蒙的交遊主要在其晚年時期，且與元稹有著較深淵源。

盧載生於大歷九年，比元稹大五歲，年齡相仿，志趣相投，經歷相似，交遊甚契。元和四年，盧載與元稹俱負喪妻之痛，頻繁酬唱，以詩歌相慰。『元稹集』中現存交遊最早之詩「初寒夜寄盧子蒙」云「月是陰秋鏡，寒為寂寞資。輕寒酒醒後，斜月枕前時。倚壁思閒事，回燈檢舊詩。聞君亦同病，終夜遠相悲。」同類詩尚有「城外回謝子蒙見論」、「論子蒙」、「答子蒙」、「盧十九子蒙吟盧七員外洛川懷古六韻命余和」等作。元和五年春，元稹在洛陽與盧載、呂昉、庾及之、竇晦之等人頗有宴集往來，有詩「劉氏館集隱客歸和子元及之子蒙晦之」、「懼醉答盧子蒙」、「擬醉」詩自注云「與盧子蒙飲於竇晦之，醉後賦詩共十九首，子蒙敘為別卷。自北至狂醉，皆是夕所賦。」之後有「勸醉」、

「任醉」、「同醉」、「狂醉」等詩。元稹早期與盧載等人的交往宴遊，有助於他從喪妻之痛中早日走出來。元和九年，元稹有「盧評事子蒙」詩云「為我殷勤盧子蒙，近來無復昔時同。懶成積疹推難動，禪盡狂心鍊到空。老愛早眠虛夜月，病妨杯酒負春風。唯公兩弟閑相訪，往往潛然一望公。」其時，元稹在江陵任法曹參軍，盧載從事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夷簡幕，盧載弟盧戡、盧戣則在江陵，與元稹交遊。元稹有「誚盧戡與子數約遊三寺戡獨沉醉而不行」、「送盧戡」詩，前詩有「如何盧進士，空戀醉如泥。」此時盧戡尚未及第，為鄉貢進士，故元稹長慶四年作「和樂天示楊瓊」在敘述江陵舊友現狀時云「盧戡及第嚴澗在，其餘死者十八九。」而盧戡及第之年為元和十五年，見『登科記考』卷十八，與此甚合。後詩「送盧戡」云「紅樹蟬聲滿夕陽，白頭相送倍相傷。老嗟去日光陰促，病覺今年晝夜長。顧我親情皆遠道，念君兄弟欲他鄉。紅旗滿眼襄州路，此別淚流千萬行。」^[27]為盧戡離江陵時元稹送別之作。之後，未見元稹與盧載兄弟酬唱之作。

元和四、五年，元稹與盧載在洛陽頻繁交往，而此時白居易在長安為官，盧、白未有聯繫。直至開成五年，盧載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白居易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

二人方有機會相識。白居易會昌元年詩「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云「早聞元九詠君詩，恨與盧君相識遲。今日逢君開舊卷，卷中多道贈微之。相看掩淚情難說，別有傷心事豈知。聞道咸陽墳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28]此時，盧載已改官侍御史內供奉。從此詩可知，居易早聞盧載之名而相識恨晚，二人於此時共同懷念摯友元稹，回首一生，愧如隔世，關係亦因之密切。盧載比白居易小兩歲，且亦長壽之人。會昌中，二人先後以尚書官致仕，一直退居洛陽，相互酬唱。會昌五年，白居易、盧載與吉皎、鄭據、劉真、張渾等七人組成「七老尚齒會」。此會成員皆有詩作，盧載也有一首「七老會詩」流傳。其年夏，李元爽、僧如滿入斯會，為「九老會」。白居易與盧載晚年詩歌酬唱、優遊歲月，直至居易謝世。

白居易晚年與劉禹錫號稱劉白，和作頗多。盧載也會參與其唱和詩集團，與白居易、劉禹錫、牛僧孺等皆有唱和。『全唐詩』有盧貞「和劉夢得歲夜懷友」詩云「文翰走天下，琴尊臥洛陽。貞元朝士盡，新歲一悲涼。名早緣才大，官遲為壽長。時來知病已，莫歎步趨妨。」^[29]陶敏『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亦引此詩，題作「奉和劉賓客二十八

文歲夜詠懷」、並考證『全唐詩』之誤，認為此詩作者為元稹友盧子蒙，非河南尹盧貞之作，可謂目光如炬^[30]。盧載開成四年左右，擢拜兵部侍郎，因犯腳疾不任朝對。開成五年，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盧載因犯腳疾歸洛養病，而此時白居易、劉禹錫皆犯足疾，故盧載詩云「時來知病已，莫歎步趨妨」。劉禹錫詩牛僧孺、白居易有和作，二人皆承禹錫意，云交遊淪沒，慶幸年過六旬而又嗟歎衰老。盧載和詩與三人境界不同，為唱和詩中之佳作。尤其是後四句撫慰劉禹錫官遲壽長，將時來運轉，再展宏圖，從立意上高於眾人。劉禹錫被人稱為「詩豪」，詩中總有一種「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百折不撓精神，但自晚唐「甘露之變」後，受恐怖政治的影響，也喪失進取精神。盧載此詩有鼓勵其重獲信心、誓不低頭之意。

此外，盧載與張祜、李商隱、司空輿等人亦有交往。

張祜與盧載交往僅存「寄盧載」詩為證，故人盧氏子，十載曠佳期。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侏儒他甚飽，款段尔應羸。忽謂今劉二，相逢不熟槌。^[31]張祜以「八米盧郎」典故與盧載戲謔，可見兩位詩人的關繫較為親密。李商隱有詩「奉寄安國大師兼簡子蒙」云「憶奉蓮花座，兼聞貝葉經。巖光分蠟屐，澗響入銅餅。日下徒推鶴，天涯正對

一版)、第七四八頁。

[2]「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第五二七〇頁。

[3]朱金城『白居易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二二八—二三二頁。

[4]陳冠明「唐詩人盧貞考辨」(『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九一年第四期、第四七八頁)。

[5]「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八(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版)、第七二二頁。

[6]『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三七六—三七七頁，以下「盧載墓誌」皆同，不再注出。

[7]『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第三〇八—三〇九頁，以下「盧載夫人鄭氏墓誌」皆同，不再注出。

[8]「唐」元稹撰、楊軍箋注『元稹集編年箋注』(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一七〇—一七二頁。

[9]「宋」李昉『文苑英華』(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版)卷九三九、第四九三七頁。

[10]『元稹集編年箋注』，第四七七頁。

[11]周相錄『元稹年譜新編』(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版)、第四

螢。魚山羨曹植，眷屬有文星。」朱鶴齡注云「又按『元氏長慶集』有「寄盧評事子蒙作」、疑即此子蒙。」馮浩不同意此說，認為「此題必非其人，不可妄指。」^[32]其實朱注頗得其真。李商隱大中元年(八四七)與盧載為桂州使府同事，並代盧載作謝聘錢啓(見「為桂州盧副史謝聘啓」。商隱既與盧載相識，與其兄盧載有書信往來亦屬正常。且張讀『宣室志』云盧載有侄為僧，正與此詩提及安國大師與盧子蒙為眷屬相合，故此子蒙為盧載無疑。又据前載司空圖「書屏記」、司空圖父司空輿曾向盧載學詩，後成詩友。

綜上所述，盧載不僅與白居易有密切交遊，而且與中晚唐其他諸多著名詩人有廣泛交遊，其在世時詩作頗多，亦曾結卷，但其作多已不傳。現可確定為盧載作品的有詩「七老會詩」、「奉和劉賓客二十八丈歲夜詠懷」和一聯詩句「五千裏地望皆見，七十二峰中最高」^[33]傳世。據其墓誌有「建中德音述」、「文定」、「黃叔度碑序」等二十篇佚文，現存「盧載墓誌」、「盧載妻鄭氏墓誌銘」、「天水鄭夫人墓誌銘」、「盧嘉猷墓誌銘」等文。

注

[1]「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新

三頁。

[2]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卷三六、第二五六四頁。

[3]「洛陽市文物工作」『洛陽新出土歷代墓誌輯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六六七頁。又載周紹良、趙超

『唐代墓誌匯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大中〇〇一」、第九六九頁。

[4]『文苑英華』九三九、第四九三六頁。

[5]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貞元〇四一」、第一八六六頁。

[6]『唐代墓誌匯編』「元和〇七一」、第一九九七頁。

[7]『元稹集編年箋注』，第四七四頁。

[8]「唐」司空圖撰、祖保泉、陶禮天箋校『司空表聖詩文集箋校』(安徽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二二九頁。

[9]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九輯(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一四九頁。

[10]「後晉」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卷十七下、第五六五—五七三頁。

[11]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六六頁。

- [22] 唐趙璘『因話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新一版),第一一三頁。
- [23] 唐張讀『宣室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三三頁。
- [24]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一九六四頁。
- [25] 吳綱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一輯(三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二六五頁。
- [26] 趙力光主編『碑林集刊』第十二輯(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三三〇頁。
- [27] 以上六条依次出自『元稹集編年箋注』,第一七〇、二八一、四七七、四九九、九一一、五〇七頁。
- [28] 『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六、第二五〇七頁。
- [29] 『全唐詩』卷四六三、第五二七〇頁。
- [30] 唐劉禹錫撰、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岳麓書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七二八頁。
- [31] 『全唐詩』卷五一〇、第五八〇〇—五八〇二頁。
- [32] 唐李商隱撰、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中華書局,二〇〇四第二版)、第六九七—六九八頁。
- [33] 『全唐詩』卷七九五、第八九六〇頁。